

“陈三五娘传说”
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

黄科安 / 主编

陈三五娘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三五娘传说”
资料整理与研究丛书

黄科安 主编

陈三五娘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三五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科安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203-1861-7

I. ①陈… II. ①黄… III. ①民间故事—文学研究—福建—文集
IV. ①I207.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080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系泉州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资助出版

“陈三五娘传说”资料整理与 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金玲珊 陈 倩

主 任：黄科安

副主任：林伯强

编 委：古大勇 戴朝阳 王 曦 郑小雅

王 伟 宋 妍 曾华宏 陈彬强

郑 政 姜小兰

策 划：泉州市洛江区文体旅游新闻出版局

目 录

改编传播类

传承与嬗变:关于台湾“陈三五娘”俗曲唱本的“在地化”

特征探讨 黄科安(3)

谈《荔镜记》与《绣像荔枝记陈三歌》的

传承与异同 施炳华(12)

略论“陈三五娘”歌仔册的封面图像

——以厦门会文堂两种刊本为主的考察 柯荣三(31)

《绣巾缘》《青梅记》与留公陂

——从另一个角度探讨陈三五娘传说的来由 郑国权(43)

“闽南”爱情故事的“日本印记”

——从梨园戏《陈三五娘》到佐藤春夫的

小说《星》 古大勇(49)

浅议闽南戏文之传播:从“潮泉腔”说起 骆 婧(67)

闽南镜像:两岸共同文化场中的“陈三五娘”

影视改编 王 伟(84)

《陈三五娘》与闽南文化传播 宋 妍(95)

简述“陈三五娘”故事传播与发展的物质形态 郭明木(106)

音乐类

“陈三五娘”故事开枝散叶在台湾

——兼谈南管中的“陈三五娘”曲目 林珀姬(125)

南音指套《共君断约》的组曲方式 马晓霓(157)

大型南音交响“陈三五娘”现象审视 曾华宏(168)

戏曲类

明代“陈三五娘”戏文版本考述 吴榕青(179)

“互文”视角下的明嘉靖本《荔镜记》 郑小雅(196)

推陈出新与剧种建设

——从梨园戏《陈三五娘》看 20 世纪 50 年代地方戏

建设的若干问题 吴慧颖(207)

蔡尤本等口述梨园戏传统本《陈三》与嘉靖本《荔镜记》的

比较研究 郑 政(219)

镜中窥戏

——由叶灵凤《从陈三谈到磨镜》看潮剧

《陈三五娘》的创作 丘陶亮(237)

荔枝出墙惊艳赏

——细谈梨园戏《陈三五娘》在华东会演后的

艺术反响 谢文逐(243)

语言类

明刊闽南方言戏文《荔镜记》词语考释 王建设(257)

嘉靖本《荔镜记》“潮腔”曲子考析 马华祥(272)

明嘉靖本《荔镜记》中方言词缀研究 王 曦(288)

其他类

《荔镜记》戏文的历史民俗学解读	陈桂炳(301)
论英国汉学家龙彼得对闽南方言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贡献	陈彬强(311)
试析陈三五娘传说的社会学价值	许淳熙 杨韵华(319)
后记	(327)

改编传播类

传承与嬗变：关于台湾“陈三五娘” 俗曲唱本的“在地化”特征探讨

黄科安*

在清代，闽南地区流行着一种以通俗汉字记叙闽南民间歌谣的小册子，其内容多为叙述历史故事的长篇叙事诗或与当时社会风俗有关的劝世歌文，这就是闽南方言的俗曲唱本。考相关文献，清乾隆己亥年刊刻的《绣像荔枝记陈三歌》是现存已知最早的俗曲唱本，但大量在坊间流行最早可能始自清道光年间。因为闽南地区刊印唱本最出名的书局“文德堂”和“会文堂”，据说“其创业不晚于道光年间”^①。光绪年间（1908）开业的博文斋书局，颇有后来居上的气势，起初还会向会文堂购取版本来印售，后来生意日见兴隆，独立印行书籍，远销东南亚各地。^②除此之外，泉州的清源斋、见古堂、琦文堂等书店，以及当时全国印刷业中心上海的一些书局，如开文书局、点石斋、文宝书局，也曾以石印或铅字活版印制了许多俗曲唱本。其中有的只是接受厦门书局的委托，代工印刷；有的则印上自己的堂号发行，如开文书局。其印版从最早的木刻版演进成石印版，更有后来铅印版的大量发行。

*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 王顺隆：《谈台闽“歌仔册”的出版概况》，《台湾风物》第43卷第3期，（台北）台湾风物杂志社1993年版，第109—131页。

② 参见罗时芳《近百年厦门“歌仔”的发展情况》，福建省艺术研究所、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室编《闽台民间艺术散论》，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在这些大量流行的俗曲唱本中，对“陈三五娘”故事唱本的添枝加叶与穿凿附会最为引人注目。据陈香搜集所得就有30余种，再加上台湾的发现，累计达40余种。^①不过，细究这一故事的唱本，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与戏曲《荔镜传》《荔枝记》版本的内容相似，即以陈三娶妻回泉庆团圆为结局，如清乾隆己亥年的《绣像荔枝记陈三歌》、民国三年厦门文德堂的《增广最新陈三歌全集》以及上海开文书局的《最新陈三歌》（上、下）等；其二是在陈三娶妻回泉庆团圆的基础上蘖枝生发，另做发展，共分四册，即民国四年厦门会文堂的《陈三歌》（《特别最新五娘挹荔枝歌》《特别最新黄五娘送寒衣歌》《改良黄五娘跳古井歌》《最新改良洪益春告御状歌》）。台湾学者陈兆南将此分类称为“全歌系”和“四部系”，这一分法得到台湾学界如刘美芳、陈怡苹的认同和遵循。^②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随着闽南人的脚步漂洋过海，扩散流播至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诸国。他们劳作之余，吟唱这些唱本，成为那个时代背井离乡的人们精神寄托。早期台湾人就将这些大陆发行的俗曲唱本称为“歌仔册”或“歌仔簿”。它们在清末开始被大量引进，当时台湾人在思乡情怀的引导下，欣然接受了来自故乡的事物。再加上俗曲唱本的价格低廉，内容通俗，就更加助长了它们在台湾的风靡。后来，到了日据时期，台北市北门町出现“黄涂活版所”，它开始以铅字活版翻印大陆的俗曲唱本，同时印行了少量本地人编写的唱本。至1930年，黄涂活版所印行的俗曲唱本几乎独占了所有的台湾俗曲唱本市场。据当时任职台北帝国大学，醉心于台湾歌谣研究的稻田尹的估计：当时光是在台湾印行的俗曲唱本就超过了500种。无论从出版商的数量还是出版的俗曲唱本书目看来，20

① 陈香：《陈三五娘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8—121页。

② 陈兆南：《陈三五娘唱本的演化》，《民俗曲艺》1988年第54期。所谓陈三五娘唱本的“全歌系”和“四部系”的分类，又得到刘美芳《偷情与宿命的纠缠——陈三五娘研究》（林锋雄总编《歌仔戏四大出之二：陈三五娘》，宜兰县立文化中心1997年版）、陈怡苹硕士学位论文《“陈三五娘”歌仔册语言研究——以音韵和词汇为范围》的认可和遵循。

世纪30年代的确可称为俗曲唱本的黄金时期。而后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殖民中国台湾的日本统治者为了加强推行皇民化运动,下令禁止所有的报纸与书籍、杂志以汉文出版。这个禁令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为止,台湾的俗曲唱本因此遭到了灭顶之灾,成了战争浩劫下的牺牲品。

在台湾流行的名目繁多的俗曲唱本(歌仔册)中,“陈三五娘”是最广为人知、最为经典的民间故事,后来随着歌仔戏剧种的出现,它又成为台湾歌仔戏的“四大经典剧目”之一。正如刘美芳指出:“诸多才子佳人艳丽篇章中,独独‘陈三五娘’故事具有强烈的闽南地域特性。台湾籍属移民社会,纵使在民间文化发展上,终有不可避免刮骨还血的大震荡,却不能抹去曾受海峡彼岸母体文化哺育影响的事实,其中以闽南文化为最。”^①可见,它在台湾民间文化发展史上,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考察相关文献,在台湾由于底层大众的喜爱,“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出现了三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一直保存或翻印厦门会文堂、文德堂、上海开文书局版本的习惯,如黄涂活版本的《特别最新五娘挾荔枝歌》《特别最新黄五娘送寒衣歌》《改良黄五娘跳古井歌》《最新改良洪益春告御状歌》就是沿袭厦门会文堂版的,据研究者比较,二者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内容几乎相同,但在用字上仍有部分小异”^②。台中文林书局的《五娘送寒衣》,也是与厦门会文堂版本相同。其二,从清末就在民间流行的手抄本,在台湾十分的盛行,有学者统计达13种之多。^③其三,出现改写现象,如台湾新竹书局出版的《陈三五娘歌》(1960),出版时标明“全四本”,似乎与厦门会文堂版的全套四集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实际上并非一个概念。就内容而言,它仅仅叙说了陈

① 刘美芳:《偷情与宿命的纠缠——陈三五娘研究》,林锋雄总编审《歌仔戏四大出之二:陈三五娘》,宜兰县立文化中心1997年版,第6页。

② 陈怡苹:《“陈三五娘”歌仔册语言研究——以音韵和词汇为范围》,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教育大学,2009年。

③ 刘美芳:《偷情与宿命的纠缠——陈三五娘研究》,林锋雄总编审《歌仔戏四大出之二:陈三五娘》,宜兰县立文化中心1997年版,第11页。

三“磨镜”之事。因此，有人据此称之为四部系的“零套”^①。

近些年来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强化，有些学者敏锐意识到这些平日不起眼的“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对保护和弘扬闽南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现实意义。于是，他们积极投身于这些俗曲唱本的保存与流播。有的是进行资料搜集汇编，如曾子良主持的《闽南说唱歌仔（念歌）资料汇编》，其中第三册影印了新竹书局出版的《陈三五娘歌》；厦门文德堂《增广最新陈三歌全集》；厦门会文堂的《陈三歌》（《特别最新五娘揀荔枝歌》、《特别最新黄五娘送寒衣歌》《改良黄五娘跳古井歌》《最新改良洪益春告御状歌》）以及《陈三五娘歌诗》《陈三五娘上南台》等手抄本。又如郑英珠执行编辑，由宜兰县立文化中心出版的林锋雄总编审《歌仔戏四大出之二：陈三五娘》（上、下），同样以影印方式收录了不同的手抄本，计有“邱万来藏本”“张松池藏本”“李坤树藏本”“谢乌定藏本”“黄阿水藏本”“张松辉藏本”“陈健铭整理本”“廖琼枝口述本”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被鲜活地保存下来，是很值得肯定的。另外，也有新的编校本出现，如陈宪国、邱文锡编注的《陈三五娘》，这是以厦门会文堂的《陈三歌》（《特别最新五娘揀荔枝歌》《特别最新黄五娘送寒衣歌》《改良黄五娘跳古井歌》《最新改良洪益春告御状歌》）为底本，进行详细的注释和注音。该书不仅让读者了解了陈三五娘的故事，还“能认识许多谚语、风俗和典故”，“使人了解歌仔册的迷人之处”。^②

必须指出，“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在台湾的扩散传播，确实在客观上为保存闽南文化的历史文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作用和价值应从“不变”与“变”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不变”。这些“陈三五娘”的俗曲唱本通过台海两岸的书商的运作，将大陆版的俗曲唱本带进台湾，或直接借助当地出版社的翻印，在底层大众中不断地播散影响，从而为保留俗曲唱本的本真生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① 陈怡苹：《“陈三五娘”歌仔册语言研究——以音韵和词汇为范围》，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教育大学，2009年。

② 同上。

即便是后来台湾新竹书局出版的、具有明显的改编色彩的《陈三五娘歌》，也仍然保存着闽南文化的精神内核，传承着这一民间故事积淀的语言表达与文化习俗。如“广话挂骨明明明”“归条野阁新新新”“我磨一变清清清”，这其中的三字叠“明明明”“新新新”“清清清”，是较为典型的闽南口语化说法，表示“非常明”“非常新”“非常清”。从修辞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增强表达效果而运用的一些特殊方法，体现了闽南话在长期运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形式和表达功能的修辞格式。另一方面是“新变”。“陈三五娘”俗曲唱本的活灵魂，就是“活”在底层大众“口口相传”之中，换句话说，这种文化传承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众趣味的位移而发生不可避免的“在地化”现象，体现出底层大众当下文化的“新变”特点。

首先，这种“新变”表现在语言上的“在地化”特色。台湾人的主体是闽南人的后裔，日常所操之语是闽南方言。先民迁移入台，是以泉州、漳州人构成，自然其所操之语是混合了泉漳音的闽南话，且从今天腔调辨析来看，漳腔较之泉腔浓一些。这些特点就体现在台湾新竹书局出版的《陈三五娘歌》的改编上。起首一句“广起福建一故事”，其中“广”之意是“讲话”，在泉州是“说”，在漳州为“广”，在潮州为“咀”。又如“块汝出门上千苦”，其中“上”，是“很”之意，是漳州话，其意是“跟你出门很辛苦”。而“潮州简兮安年生”“三舍汝简兮识伊”，其中“简兮”是泉州话，其意是“潮州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陈三你怎么会认识他”。

其次，从语言的印痕来看，新竹版的“新变”，在于添加或杂糅当下的文化元素。如：“电灯”“洋楼”“西洋楼”“东大街”“安全”“大都市”“世界”等，这些词汇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具有时代的文化内涵。这些词汇的添入，固然拉近了故事发生的时代，好像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为自己的左邻右舍在演绎一点什么“爱情”的罗曼蒂克，因而更加饶有兴趣地观赏、品评这些故事。当然，这种现象会导致俗曲唱本的改编出现随意、混搭的毛病。“电灯”“洋楼”“西洋楼”“东大街”“大都市”是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文明的产

物,“安全”“世界”是源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创造的汉字词汇。当然,这些词汇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五百年前“陈三五娘”民间故事发生的年代与社会,即便是新竹版的俗曲唱本改编成故事发生在所谓的“清朝头”,也是不沾边的。尤其是“电灯”一说,更是离谱得很,1879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通过长期的反复试验,才终于点燃世界上第一盏实用型电灯。可是,按照俗曲唱本中的陈三到了正过“上元节”的潮州城,不仅看到传统的闽南民俗文化:“满街专是八音吹,庙口著块放烟火”,而且描写到“电灯照着恰光月”。然而,“电灯”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不可能出现在故事发生的那个时间点。可见,在底层大众看来,这种混搭和穿越并无不妥,按照他们的草根思维和文化想象,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就是这么离奇嫁接起来。

再者,在手抄的“陈三五娘”俗曲唱本中,其“新变”更体现在草根大众充分发挥自己的随兴。如“高雄卡早叫打狗,淡水出名番子楼……”出现了随意记录或添加的一些“在地化”的文化内容,其铺陈甚至高达二十四个台湾地名之多。又如,“亦拴一秆高粱酒”,所谓的“高粱酒”,是指创始于1952年在金门生产的享誉中外的“高粱酒”,其特点是酒质透明、芳香幽雅、醇厚甘冽、回味悠长。又如“雷火著牵日光灯,比点臭油也卡省,这款光线卡个清。”这里的“臭油”,是指过去没有电的时代,人们使用“煤油”照明,因为“煤油”点燃后散发“臭”味,所以台湾将之称为“臭油”。可见在这些手抄本中,已经带有“强烈的台湾地域风情的描写”,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不只凸显了地理色彩,更可做为当时生活情形研究的依据。由此可见,台湾歌册已摆脱移民初期全本翻抄的情况,发展出拥有自我特色的新面貌了”^①。

另外,近些年来,“在地化”现象也出现在台湾学人编校的“陈三五娘”俗曲唱本中。如陈宪国、邱文锡编注的《陈三五娘》(台北

^① 刘美芳:《偷情与宿命的纠缠——陈三五娘研究》,林锋雄总编审《歌仔戏四大出之二:陈三五娘》,宜兰县立文化中心1997年版,第14页。

樟树出版社 1997 年版) 最值得注意。如前所述, 该书的特点是以厦门会文堂的《陈三歌》为底本, 进行详细的注释和注音。对于《陈三歌》中大量出现的闽南文化现象, 诸如先民的生活情形、行为举止和情感价值等, 都有一番详细的解说。如“今旦”, 他们认为是较古老的泉州话, 表示“现在”“今日”, 认为“在南管戏上仍可听到这种化石语言”, 所谓的“南管戏”, 就是指梨园戏, 在今天的舞台上还是可以听得到这个词汇, 因此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妈亲”, 是“泉州人对父母的称呼, 确实有特色”。“妈亲”这种叫法其实也是在戏曲舞台上出现的, 并非底层大众日常的称呼。以上是一些偏重学理的阐释, 但该书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此, 而是它的“在地化”的文化阐释。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以为, 要实事求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摒弃“妄议”内容, 肯定“真知”部分。其一, 妙语解颐。编注者以当下文化心态, 巧妙对接, 亦古亦今、亦台亦闽, 随兴发挥, 于深微处体会着闽南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幽默风趣。如“须等黄河澄清时”, 他们认为, 台湾人有一种说法“等到鳖哮”“天落红雨, 马发角”, 以自己身边的谚语巧妙解说, 以此比喻“非常难等待”之意。又如, “晒破三领席, 心腹掠君未著”, 这是闽南语的俗谚, 形象地比喻即使是多年夫妻, 仍无法同居相知。编注者除了阐释外, 还意犹未尽地引申: “近年国内也流行一首台语歌, 歌词就有这么一句。”又如, 陈三五娘私奔被抓回时的情形: “十姊五妹笑咳咳”, “劝恁姊妹莫相笑, 到许时节恁就知”, 编注者注道: “到那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台谚有云: ‘猪母肉未食毋知韧’, 不是热恋中的男女, 哪里知道爱情力量的伟大, 所以奉劝诸君: ‘未娶某毋通笑人某敖走, 未生团毋通笑人团敖哮。’”既指出热恋中爱情力量的伟大, 同时又以民间谚语佐以证明, 确实让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 又让人感受到闽南俗谚的文化魅力。编注者还常常在文本的细微处, 发掘闽南文化的内涵与特色。如文本叙说: “尔是黄厝深闺女, 在通现世随奴婢?”知府以“深闺”称呼五娘, 可以说微言大义, 编注者称: “姑娘居住的香闺, 通常在家中较隐蔽深远之处, 可说是‘巷深狗恶’, 外人难以窥伺, 称作深闺, 但